

新輯第二集

建中文藝叢書
陳紀澄主編

高蘭朗詩



高蘭著

建中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渝〇〇〇六)

新輯高蘭朗誦詩第二集

每冊實價國幣貳伍元正

著者 高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蘭

發行者 建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中出版社

發行人 郭

重慶保安路 鴻羣

總經理 文信書局

建中文藝叢書總序

陳元瑩

建邇年來，文藝界的朋友們時常督促我編一套文藝叢書，意思說，假若由我編，他們一定可以支持，而且可以取得他們的相信。這種盛情厚意，很使我感激，可是直到今天我才敢作這種嘗試。

以先不敢嘗試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是印刷條件不但苛而且精；第二、寫書的人對個很多，實際很少；第三、讀者的觀點偏重作者的大名，較比生疏一點的作者的作品，便沒有什麼銷路。

現在我敢來嘗試，並不是上邊所舉的原因已不存在，而是我們認清出版界非有點勇氣不足以求得一條山路，足以打破一切不合理現象。這種勇氣是作者應有的，也是讀者希望的。因此仍然在許多困難條件下進行了。

這一套文藝叢書，係預先佈告陣容，聽取讀者的注意。但相信我們的讀者一定知道我是以謙嚴的態度在為大家搜集有益的精神食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套叢書的構成，不但包括老作家，也包括新興作家，但作品內容的堅實是不分新舊的。

虔誠地希望：讀過這套叢書或者讀過叢書一部份的讀者，對它有所批評，有所指

敬。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六日
林故主席奉安日 序於黃葛園

代序

贈高蘭

穆木天

啊！高蘭！

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的詩人！

在我的悠長的旅途中，

你的健壯的詩歌，

使我得到最初的歡喜；

「八·一三」的砲火是把中國的詩歌變了！

新的時代，

新的現實，

新的歌聲，

新的生命力，

是光明的，

揭開了一切的雲霧！

從你的青春的詩裏，

我感到了——

一種競賽的力量，

一種純樸的大地的土的氣息，

我感到了——

「八·一三」的詩歌，

已經有了他的健全的萌芽，

詩歌的大時代

已經在開始！

你的詩使我們理解了北國、土腥，

可也，高唱，我還不知道——

你是從那荒莽的冰大雪地中出來的，

你的家，

同我的家一樣，

是在那鐵蹄下邊的雪原裏！

啊！高蘭！

從上海流亡到武漢，

這兩個多月裏邊，

我真不知道感到多少歡喜！

同時，我也流了多少眼淚！

（雖然，有時，眼淚只是流在心裏）

我感到——

六年間的磨煉，使我們強健起來，

許多好多的青年朋友，

真健康得同鋼鐵一樣了！

從寬鬆，

我們的飛機士，

我們作過了沉痛的報告——（法）

即使我流了好幾次的淚！

從北方，

好多的意想不到的朋友，

使我知道他們在兵營地門！

那也使我流着眼淚來了，

六年間的痛苦，

把棉衣般的衫子，都變成鋼鐵了！

高蘭！我們是鐵血，血泊中生長了起來！

在我們的不知道，別夜中，

會有多少多少的淚，

達到了我們想不到的健全了！

那值得我們歡喜！

那值得我們流淚！

那更是值得我們用我們的筆記出來。

用我們的歌聲謳頌出來！

高蘭！你從冰天雪地中生長出來！詩人呀！

在那冰天雪地中，

在這六個年，

真不知有多少民族戰士，

用他們的血與肉，

交織出來

偉大的民族革命詩篇！

你用你的健全話語，

把那些英雄的敘事詩記做下來罷！

舊蘭西蒼原裏產生出來的詩，

大地的吼聲，

現在是正待我們記憶的時候了！

一八·一三·一四吹起全面抗戰的號角，

多少的英勇戰士爲國犧牲了！

只有爭取到祖國的抗戰的勝利，

東北的三千萬的民衆

才能達到解放！

高蘭！爲民族革命高揚起你的歌喉！

在詩歌中激發起民族偉大的感情罷！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中，

作一個洪亮的叫聲，

作一個清朗的喇叭手，

民族的生命已燃燒到白熱，

高蘭，把民族這白熱的生命力，

用你的詩歌記錄下來罷！

我們要作偉大的民族鼓事詩

渺小的記錄者。

高蘭！歌唱罷！

現在，是詩歌復興的時代了！

（注）「在寬橋」，是一篇東北飛行士所作的報告文學，見大公報「眼線」。

新輯 高蘭朗誦詩 第二集

目錄

建中文藝叢刊總序	
贈高蘭代序	
春天來了	
七月之歌	
山崗上	
夜行	
日本詩「轟炸之王」	
天然瓦斯火	
這裏不是咱們的國	
怒水奔從軍	
向勤勞的石匠們致敬	



嘉陵江歌

五九

九月獻詩

六七

送別曲

七五

冬天勞了

八

九年

六六

悼高兵之母

九

八月的末島

五七

十年

一〇二

哭亡女蘇菲

二〇

反侵略進行曲

三一

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春天來了，

燕子從熱帶歸來了；

這腿多的

這麼高的

向天空張着口的

黑色的煙突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發密的森林，

嚴肅而沙啞的

響着機器的主音，

樹底下走著漁河的人；
雲雀向遠方飛去！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田野依舊是碧綠的，
鋤頭，鐮刀，木犁，

揮舞在代耕隊的手裏；

老頭子在牆角下晒著太陽，

白鬍子向圍坐的孩子們抖動：

「甲午年……」

日本，這萬惡的仇敵！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千年也無人跡的山嶺啊！

像打落了牙齒一般

吐出了紅色的公路的舌頭，

石橋在兩山之間

安穩的睡下了！

黑色的鐵軌

向遠方映着眼睛，

聰明而狡猾的微笑啊！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江水滾動着濁流，

輪船笨重地喘着氣，

早晨，白天，夜裏。

岸邊使用流不息，

碼頭上，

一千萬的燈火炬，

一

一聲不響的

他們在做什麼呢？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公園裏的桃花零落了，

海棠寂寞而憂鬱的開着，

遊人們在豎報下擁擠，

瘦子與壯丁，

挺着胸，

唱着歌，

邁着農民的步伐，

向射擊場走去：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

教室空空的，
寺院裏吹着軍號，
隊伍行進在街頭巷裏，
隊伍行進在鄉村鎮集，
人像海一樣的流言，
旗幟像怒潮裏的遊魚，
鯢鳥的馬蹄——吼着：

「抗戰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是去年飛過的地方嗎？